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  
第三十二回 賈平兒灑淚定佳郎 劉大人熱心得恒產

話說寶釵、珍珠同著慧哥兒娘兒三個滿院子的笑跑，芙蓉進去請太太們來瞧熱鬧。柏夫人同著眾人一齊走到院子門口，抬頭看見，不覺大笑。他們娘兒三個都跑得渾身大汗，慧哥兒的小腿上累的通紅。柏夫人們打心眼兒上的歡喜，趕忙叫道：「哥兒別跑了，到這兒歇歇罷。」趙奶子聽見，對慧兒道：

「太太叫呢，咱們去歇歇再跑罷。」慧哥兒那裡肯依，看見他媽媽都跑到太太那裡去了，他也搶著過來。芙蓉過來抱著，太太們走進屋去。珍珠、寶釵累的渾身是汗，氣也喘不過來，兩個人抵著嘴兒笑個不止。柏夫人接了慧哥兒坐在懷裡，將他的兩邊腮上聞了又聞，抓了些菱角兒給他。

王夫人笑道：「這樣的大熱天，坐著還出汗，有這樣的傻媽同傻姑姑引著他去跑！」眾人聽了大笑。平兒也往外笑著進來，說道：「你們兩個今兒是那一股子的瘋病發了？倒像兩隻叭兒狗，再帶著小慧兒也跟在裡面發歡。這真是大狗引著小狗玩！」王夫人們都哈哈大笑。桂堂也歡喜慧兒，走過來抱他。

慧哥很同他親熱，將兩隻小手兒抱著桂堂的臉只是嘻嘻的笑。

寶釵道：「慧兒同趙媽去罷，讓咱們吃飯。」趙媽趕著過來抱了哥兒出去。

周嫂子們端上蒸蟹。柏夫人道：「這兩天那裡有這樣的大蟹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這是寶丫頭請媽媽的。瞧著這樣大，不知肥不肥。」丫頭、姑娘們送上，每位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面前是兩個銀碟子。一個碟子是姜醋，一個空碟子等著盛蟹肉。又有幾個秀麗乾淨姑娘站在桌邊剝蟹，每人一副銀絲兒的帶子、銀鉤子、銀扒子、銀千子、銀刀子、銀錘子、銀叉子、銀勺子，每副八件。太太們一面飲酒，一面吃蟹。蓉大奶奶同巧姑娘在大炕桌上另有丫頭們伺候剝蟹。桂堂對著祝太太道：「大爺叫我回去吃飯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差人去說，不用等了。」柏夫人命芙蓉去吩咐「著個人去回老爺，不用等桂大爺吃飯。一會兒同我回去」。芙蓉答應，出去吩咐。這裡太太們吃的十分有興，不一會點上銀燈，高燒紅燭。

王夫人到上房去更衣，平兒抽著空兒也跟了上去。等著太太更衣淨手完畢，平兒說道：「有句話回太太，要求太太作主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又是什麼事？」平兒就將祝太太對寶釵的說話，並方才自家的主意，攏共攏兒說了一遍。王夫人道：「那天咱們拜祝老太太的生日，桂太太在我面前有一句半句的口風。我因為巧兒又不是我的孫女兒，自然是要等他爺爺、奶奶作主，我如何敢應人家？像桂大爺這樣的孩子也就很少。巧兒若是對了這門親事，真是一對好夫妻。你各自各兒拿主意，你明兒過去回聲太太，看是個什麼口氣，咱們再說。」平兒道：

「回是固然要去回，但是總要求太太作主。我拿定主意要同桂家結親。太太想那年的事，真令人寒心，我剛才想起來，還哭了一場。這會兒巧姑娘的親事，我是要做主。不是我帶他到劉姥姥家去，今兒還有他嗎？」王夫人聽了十分傷感，點頭歎息道：「且慢慢的商量。」丫頭們拿著玻璃手照一同出去。

此時，祝太太蟹已吃完，姑娘們伺候著淨手漱口。另外換了杯碟斟上熱酒，重又坐下吃起。平兒在身上解下一個羊脂百福連環佩，雙手遞與祝太太道：「這是我二爺常佩的東西，今求太太轉送了桂大爺罷。」柏夫人會意，趕忙站起身來。雙手接著，說道：「謹領遵命。」叫桂堂過來，親手替他結在胸前，說道：「兒子，你過去給二奶奶磕頭謝謝。」桂堂走到平兒身邊，跪下磕頭拜謝。平兒就不回禮，惟用手相扶，說道：「請起！」桂堂拜謝起來。柏夫人笑對王夫人道：「咱們老姐妹兒也該謝謝。」兩位太太站著彼此相拜，又向著璉二奶奶也謝了一番。剛要坐下，柏夫人笑道：「再沒有收了人家禮不回一點兒東西，我代桂太太回分禮罷。」就在烏雲上取下一對珠蓮花，道：「這對珠花送巧姑娘作個回敬。」平兒接在手內，叫巧姑娘過來替他簪在髻上，也令其拜謝。祝太太、王夫人同平兒也再三致謝。此時滿坐上只有五位心照，餘皆不知就裡。寶釵、珍珠只當他方才同太太業已說明，所以當面下定。誰知王夫人的心裡反說平兒過於孟浪，到底不知大太太肯與不肯，尚在拿不准，怎麼這樣性急，就下起定來，心中甚覺不安。平兒的心裡想起當年現放著他爹還在，他奶奶聽了壞人說話，幾乎賣他做小；這會兒他爹出了家，更不用說，將來還不知鬧的是個什麼分兒。況且我面上又無一個體面親戚，倒不如寶釵、珍珠還認了尚書的乾爹、乾媽，我為什麼不趁這機會結下一個好親家呢？此時各人都有各人的心事。

王夫人道：「方才說送桂老爺的銀子，今日不及，竟是明早專人送到桂宅去罷。」柏夫人道：「很好，真是深感之至！」珍珠瞅著平兒笑道：「你也該謝謝咱們才是。」平兒笑道：「就是你會說話。」太太們彼此含笑，重新洗盥更酌，吃到夜靜更深方散。

且說桂廉夫在同年家吃酒，到家已交三鼓。杜麻子接著伺候下車，跟著老爺一路走著，一路回話，誰家送禮，誰家請酒，誰家薦長隨，誰家薦幕友，俱一件一件的回個明白。這才說起「那姓孫的又親自來過，他說明日請老爺到他家去吃晚飯。據他口裡的說話，是有一項銀子扣頭甚相應，請老爺去定奪。到底不知道他的這句話是真是假，那堂客的話也信不過。」桂怨道：「不管他是真是假，我明日竟到他家去吃晚飯，看他是怎樣的話。若真個有扣頭輕的銀子，別管他，我就寫下來。若還是照著前番的那樣扣頭，我也是斷不要的，且再作商量。」杜麻子道：「依小的下情，老爺明日不用到他家去。那樣堂客，老爺對付不來的。且再耗他一兩天，想別的主意還他。且等明日晌午大錯些，小的到他家去，說有鄉親老爺們給老爺辦著銀子，三幾天就有成手，帳行的銀子未必要了。若實有真八扣銀子呢，馬上就寫。錯了這個扣頭不要。咱們且冷他幾天，不怕他不趕著咱們來。老爺明日一去，若是叫他們局住著，那倒不好。」桂怨道：「也罷，我明日竟不用去，你去替我緩他下來。我本來也有好幾處在這裡商量，總有一兩處妥當。是誰的先來，我就先還他的短票。你叫他很不用著急，我這幾天也很忙，叫他竟不用來。就是他來，我也不能夠見他。太太的身子也不爽快，他到上房去，諸事不便。」杜麻子答應著，一路跟到垂花門，有裡面的丫頭、嫂子拿著手照伺候，一直來到上房。金夫人接著問了些事務，桂怨大概說了幾句。蟾珠過來請晚安。廉夫懷裡摸出四個青橄欖，遞了兩個給金夫人，給蟾珠兩個。問道：「妞兒呢？」原來桂堂的乳名叫作妞兒。金夫人道：「晌午些叫他到老爺那裡去請安，到這會還不見回來。」房裡的那些丫頭、媳婦們都伺候著，接冠帶，換衣服，脫靴子，端臉水，擦脖子，倒鹽湯吃丸藥，正是各司其事，不錯一件。

不多一會，聽丫頭們說大爺回來，就有人掀起簾子。侶侄走進屋來，給老爺、太太請過晚安，姐弟亦照常禮見過。廉夫問道：「你大爺今日覺怎麼著？」桂堂道：「大爺說，略清爽些兒，微覺有些氣急。」廉夫道：「怎麼好呢？」金夫人道：「那天我瞧大哥的光景，只怕這病有些難好。也是咱們的運氣，命裡不該有這樣的好幫手。」又問道：「你大媽幹什麼？」桂堂道：「大媽到賈府去了，就在大爺屋裡坐了一會，叫我也到賈府去打聽打聽房子的說話。」廉夫道：「什麼房子？」桂堂就將劉大人要買賈府的房子，明日去議，賈太太也要回贖咱們金陵房屋，明日先湊二千兩過來的話，一五一十直說到璉二奶奶給東西，大媽摘了一對珠花給巧姑娘代咱們回禮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桂怨笑道：「賈府的金陵房契我押在家鄉，只有兩紙交單在我這裡。那天倒是你大爺想著問起我金陵的房契可在這裡，我揀直說押在金陵，只有交單在此。他說，聽賈太太的口氣，眼前就要回贖，你將來拿什麼給他。我聽說也很著急，只得同大爺商量，僱了一個包程腳子趕到鎮江，叫夢玉帶幾百兩銀子親自往金陵贖回房契。那裡有賈府的老管家，叫夢玉就將房子交代，完了一件心事。我這幾天心也不是心，就忘了對你們說。去的腳子，只怕這幾天也快回來了。」金夫人道：「這倒很好。你知道璉二奶奶今日給妞兒的東西，大嫂子回他珠花是個什麼緣故？」廉夫道：「我那裡知道呢？」金夫人道：「那天拜老太太的生日，看見巧姑娘實在令人可愛。我同大嫂子說笑話：『你們的夢玉一娶就是兩個媳婦，難道咱們的妞兒就娶不得兩個媳婦的嗎？』大嫂子笑道：『你既看中了意，總在我身上，再替妞兒結下這門親。』今日想是大嫂子瞧見他去，想起這件事來。不知是怎樣的說法，璉二奶奶就給了定禮。」

桂怨笑道：「很好。多個親家熱鬧熱鬧。這件事也只好是大嫂子作媒才使得，叫別人作媒那斷不能行的，明日姐姐同姐夫就說不上什麼話來。」金夫人道：「原是若不是大嫂子作媒，誰還肯呢？夜也深了，明日再說。」於是，各人都去安歇，一宿晚景無詞。

次日早上，桂廉夫起來，金夫人道：「你早上先到祝府去瞧瞧大哥是怎樣，再問大嫂子買府的事情怎麼辦，果然說定，擇個日子就好下定。」廉夫點頭。梳洗完畢，吃過點心正要出門，外面又有客來拜會，只得出去會客。

且說王夫人同著珍珠、慧哥兒正吃早點心，丫頭來回林之孝要見。王夫人吩咐叫他進來。林之孝進到裡面請了安，又問四姑娘好，垂手站在一邊。王夫人道：「咱們這房子，我已經應了兵部劉大人，他要的甚急，我家就是你一人辦事，這會兒將這房子的契紙、內外的總帳、大觀園的契紙檔子，攏共攏兒都交給你去辦。你拿環哥兒的一個帖子去見劉大人，同他當面商議，不必件事都來問我。橫豎你辦的事，也是錯不了的。

這房價是多少，你去斟酌。」說畢，命珍珠將那拜匣遞過來。

珍珠走到大炕邊，將炕桌上的一個紫檀拜匣端了過來，當著太太打開，將裡面的文書、契紙、檔子並一切總帳都取出來，一件一件點交林之孝。王夫人道：「這件事全在你去辦罷。吩咐周貴套車，我到寧府去見大老爺，將這事說知。等他們議妥了，成交的時候請珍大爺出來畫押。」林之孝道：「太太吩咐奴才依著去辦。但是大觀園的基地是同大老爺那邊公買的，造園的時候，又是兩邊的銀子。太太倒要同大老爺說明了，當日用過多少，將來照著帳上還大老爺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也知道大觀園是兩邊公辦的，我這會兒既要賣房子，必得要同大老爺說明的。」林之孝答應著，將契紙收好，連拜盒拿著，辭了太太出去。

只見寶釵手中抱著兩大封銀子，後面跟著周家、李家的，每人也抱著兩封進來，都放在大炕上，王夫人問道：「你們兩個湊多少？」珍珠笑道：「我同寶姐姐只湊了六百銀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你們兩個湊了六百，叫我一個人出一千四百兩，你們也忒便宜了。」寶釵們笑道：「靠咱們這點小家私，那裡拼得過太太的大家當呢！」王夫人道：「你的小家私兒比珍珠好些，珍丫頭有些什麼？天理良心，寶丫頭該多出幾兩才是。」

寶釵笑道：「本來珍珠是太太老生女兒，該要偏疼些兒的。

咱們是外人，出起分子來也該多出些。」王夫人聽瞭解頤含笑，慧哥也歡喜的吃吃大笑起來。珍珠笑道：「慧兒，你媽媽同太太爭家私，你聽著也好笑不是？」太太們正在歡喜，只見平兒進來請安。姐妹們見了禮，過來抱著慧哥兒的臉聞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大姐姐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在我屋裡搜家私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今兒太太們又出大分子。」寶釵道：「給你親家出分子，你不知道謝謝咱們！」平兒笑道：「你等著，我慢慢的來謝。我這會兒來見過太太，就要到那邊去說這件事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也要過去。」平兒道：「很好。一會兒太太也幫著說說，橫豎這件事我是辦定了的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再也不想不到你這樣性急，昨日就給下定。倘若太太執意不肯，這怎麼好呢？」平兒掉下淚來道：「太太若是執意不肯，我同巧兒是一條繩子了結這一輩子的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我倒看不出，平丫頭牛起性來倒有個勁兒！」珍珠笑道：「他也只在太太面前撒個嬌兒，像那天在鐵檻寺見了那些和尚，他滿臉都是笑容兒。」平兒照著珍珠啐了一口，笑道：「你幾時瞧見我同和尚笑嗎？」引的王夫人們大笑。垂花門來回，車已伺候，王夫人站起身來問平兒道：「你還是同我坐車，還是坐自家的車？」平兒道：「我已經吩咐他們套車。」寶釵道：「我也同去聽聽熱鬧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很好。」太太、奶奶三位俱往外上車，到寧府去說話不提。

且說林之孝到了自己家裡將拜盒打開，取了幾件要緊的帶在身上，餘下的連拜盒鎖好，交給林大奶奶收著。備了一個世愚姪賈環的全帖，命小子跟著，一直到劉大人宅裡來。門上的蔣三、陳七都是林之孝的舊好，趕忙邀在門房裡坐下。三小子們倒上蓋碗香片茶，林之孝敘了些寒溫。又來了幾個體面二爺，都同林大爺拉手問好。林之孝慢慢的將來意說了一遍，叫小子拿過環三爺名帖來，說道：「咱們三爺同蘭大爺在京外唸書，不在家裡。奉主母之命，來見大人面商一切。」蔣三、陳七道：

「大人剛才會客上去了，趁這空兒，我替大哥上去回一聲。」林之孝道：「很好。」蔣三拿著帖子上去回話。劉大人因早上祝尚書有書子來知會，說賈府裡差老管事的林大爺過來面見定奪，正在家等他。只見蔣三拿著帖子進來，劉大人道：「又是誰？回他去罷，我要等人說話呢。」蔣三道：「沒有誰，是賈太太那裡差林管事的來見。這是賈少爺的帖子。」劉大人瞧了瞧帖子，趕忙說道：「就請林管家到上房來罷，我這裡正等著他呢。」蔣三答應，忙出去叫道：「林大哥，大人請你上房去見。」林之孝忙整了整衣帽，跟著蔣三爺來到上房。見劉大人站在台階上，林之孝搶上前去跪下請安。劉大人連忙拉住，林之孝站起來，又打了一個千兒。劉大人拉著他的手一同到了屋裡，讓他到炕上去坐。林之孝那裡敢坐，說道：「大人在這裡，下人怎敢坐？大人請坐，下人伺候著說話。」劉大人笑道：

「你是榮國公的老主管，不比得別的家人；況且話長，坐下了咱們慢慢的好說。」林之孝見劉大人再三的讓，只得端過一張小杌子，坐在劉大人肩下。

小子們倒上了茶，林之孝道：「家主母叫請大人的安，因為三哥兒同蘭哥兒在京外唸書，不能夠過來給大人請安。」劉大人道：「我同你們老爺也很相好，出京的時候又給我錢行。後來你老爺在江西糧道任上，我還在那裡盤桓了一天。自從你老爺進京之後，就沒有見著了。老太太仙逝了，我還有書子、奠儀寄來奉慰。又隔了一年，看《題名錄》知道寶哥兒同蘭哥兒叔姪同榜高發，我也十分歡喜。後來有人傳言，寶哥兒出了家，我也不再相信。及至遇見甄大人提起，才知道寶哥兒不等放榜真個出家。我看那孩子本來是個有來歷的人。我聽見寶哥兒倒有了後人。榮公的這一番積德，子孫自必相繼而起。怎麼新近聽見說理二爺也出家去了，不知這句話是真是假，這又是為什麼？」林之孝道：「寶哥兒出家倒還是意中之事，再也不想不到理二爺出家。這樣一個翩翩公子，受享的是珠玉錦繡，真比神仙還要快活！忽然能夠撒得下脫然而去，實在令人佩服死了。事情原有個因頭。自從四月初間做了一個夢，自那夢醒之後，凡有一切光景都改了樣兒，原有些古怪。這如今也是丟下了二奶奶同巧姑娘、毓哥兒娘兒三個，倚著咱們太太度日。」

劉大人道：「富貴人家子弟能夠棄得掉繁華，這一定是神仙轉世，並非凡骨。可敬，可敬！我前日在道兒上，接著祝大人給我的書子說道，你們太太要回金陵，此間房子空下。祝大人已當面同貴主母說定，將這所房子給我。今兒早上來知會，說是昨日祝太太到賈府去，又同太太說明了。說是叫林主管到這裡來面議一切。所以我不出門，在家相候。這件事沒有別的，總在主管身上替我調停。我自當格外奉酬。」林之孝道：「今兒主母差下人來見大人，也就為的這件事。請大人的示下，是怎麼個兒辦法？」劉大人道：「房子是我必要的，而且要的甚速。出月去家眷到了，就沒有住處。不知太太那裡是怎麼個意兒？」林之孝道：「遲速總在大人，若照外面買房子的辦法，這所房子至少也得半年才交代得清楚。還有一切俗例，用錢使費，其事甚繁。若是簡便辦法，不過三幾天就可以交代。若在半月以前大人的太太們到了，主母那邊也可以讓得出來。若在半月以後，主母已經動身了。」劉大人道：「咱們竟是簡便辦法，請主管說說這辦的道理。」林之孝在懷內取出一包，走到炕桌上打開，站著送給劉大人道：「除大廳以外是欽賜的官房，借與大人，另有交單外，這是榮府的老房契，一張是七千、一張五千、一張六千、一張八百、一張一千四百、一張二百五十，共六張房契，係價銀二萬零四百五十兩。這三張是大觀園的地契，共七千九百兩。這兩項共二萬八千三百五十兩。這一本是榮府改建房子總帳，當日用去一萬八千七百六十兩有零。

這一本是建造大觀園的總帳，共用去四萬三千五百八十兩有零。這幾項總共九萬零六百九十兩有零。這一本是榮府同大觀園內外大小粗細傢伙總檔子，這一本是鋪墊總檔子，這兩項約來也有一萬多銀。還有別的檔子，也沒有帶過來。只要將這些定奪了，餘下的都是好辦的。」劉大人聽說甚覺得意，叫家人們「去吩咐擺飯，我同林主管在這裡吃飯」。家人們答應，趕忙擺桌子坐位，設杯筷。劉大人道：「這件還容易，咱們吃著飯慢慢相商。」林之孝道：「大人賞飯，下人到外邊去吃。」劉大人道：「我正要同你說話呢。」拉著林之孝坐下，自家坐在上面，吩咐小子將家裡藥酒溫一銀壺，兩人對飲。多少體面家人輪流上菜。劉大人飲著酒，

問道：「將來立議寫契，還是那位出名呢？」林之孝道：「剛才也問過主母，說是將來出名是環哥兒，此時不在家裡。若在這半天成交，請珍大爺同蓉哥兒出來畫押。大老爺因近來多病，任什麼都不管的。」劉大人又飲了一會，想了半日說道：「竟是這樣罷，我也是最爽快的人，竟是一言為定，省得叫老主管費心。房子、花園以及內外鋪墊傢伙一切在內，我送十萬兩銀子去給太太。外有二千兩送老主管的勞金。再有五百兩給各位二爺們的茶錢，不拘什麼款項，一概在內。就煩老主管家去回了太太，寫了議單、賣契，請珍大爺們過來畫了押。我這裡差人押送銀子過去就完了。定奪之後，我以便差人過去修理收拾，大約我的家眷也不過在半月之間就可到了。」林之孝道：「既是大人這樣吩咐，倒甚簡絕，下人家去回了太太，再沒有不遵命辦的。只是下人毫無報效，怎麼好領大人的賞？」劉大人笑道：「些須菲敬，也算不了什麼。諸事總要仰仗費心，照應一切。」林之孝連連答應。

吃完了酒飯，謝了劉大人，將那些契紙、檔子收好，說道：「下人家去，照著大人的吩咐去回太太。若是定奪了，明日是黃道吉日，很可成交立契。」劉大人大喜，說道：「好極了，諸事仰仗。」林之孝告辭出去，劉大人送至大廳上，林之孝再三稟阻，然後折了進去。林大爺到了門房裡，又同蔣三、陳七諸位二爺們敘談了幾句，不敢多耽擱，趕忙辭了他們，帶著小子匆匆回去。不知見了王夫人是怎生說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